怎样推动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相互协调、融合，这是目前各地城市建设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共同面对的难题。北京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样本。

# 路县故城如何“新生”

郎玉茁　齐 欣

路县故城遗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北部，是一处以汉代城址为主体的大遗址。自发现至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依次发掘了城内主干道、南城壕东段和东城墙北段等遗迹，建构起城址的主体框架，阐释了城址时代和形制等基本问题。

沉睡千年后，路县故城遗址将以新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目前，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已启动国际方案征集，预计2022年博物馆等建筑主体完工。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也开始建设。

这可以看做是北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考古遗址公园。

## 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城址历史可上溯至公元一世纪

2017年4月，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路县故城遗址是西汉时期渔阳郡下辖路县的治所。既是北京最重要的大遗址之一，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遗址。城址总面积35万平方米，整体平面形状为方形。现存城址埋藏于地下，城墙保存较为完好。城墙外周为城壕（护城河），城外西部为生活生产区，东北、东南、南部等地有墓葬分布。经考古发现，这座遗址的城墙、城壕、城内遗址区、城外居住区、手工业区和墓葬区，构成了完整的城市体系。此外，这座建设时间不晚于西汉中期的古城，也将通州城市副中心城址所在地历史，实证至公元一世纪前后。

截至目前，考古建设已经初有成效：通过对城外西南部和南部的遗址区的发掘考察，城外遗迹的特点已有所了解；而通过对3000余座各个时期的古代墓葬的清理，墓葬和随葬器物的演变轨迹也变得越发清晰。

此外，伴随考古发掘，大量遗迹和文物重现世间。先前发掘的多座汉墓中，有瓮棺葬，年代可追溯到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该类墓葬以儿童葬为主，成人葬也有分布，排列有序、组合多样。墓中出土的器物，也是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且形制各异。比如，被学术界称为“燕式釜”的夹砂红陶釜，是燕文化的核心器物之一，其自身价值不可小觑。还有各类陶俑，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而且，当年的“当地人”食物种类比较丰富，种植五谷并豢养六畜；房屋建筑材料多样，实用与美观兼顾；男耕女织，日常生活多彩。

## 路县故城遗址的保护利用速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路县故城遗址，属于城市型遗址，在保护方面难度较大，因为要受到来自规划与现状的双重挑战。遗址发现之初，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就已基本成形；遗址区域现状被城市干道、铁路等分开，遗址的完整性遭到较大破坏。不仅如此，遗址保护还面临考古发掘持续进行、保护对象陆续增加的动态状况，以及行政办公区快速建设所造成的建设条件不断变化的紧迫局面。

在此情况下，通州区政府公布了路县故城遗址保护规划，为下阶段遗址公园内开展考古发掘、绿化建设、水系建设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保障。2019年春，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如期启动。如今，城墙堆土及公园主入口区域的景观营造已初步实现，考古发掘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成为北京市首个主动实施、具有现代意义的考古遗址公园。

在此之前，北京已有多个考古遗址公园。号称“中国首个考古遗址公园”的圆明园其实是先被赋予“公园”后进行考古发掘。北京周口店遗址公园虽然是先考古后建园，但那是古人类遗址而不是聚落遗址。

更值得关注的是，相比之前出现的考古遗址公园，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从规划到实施，推进周期很短。1988年6月，圆明园遗址公园建成开放，但到2000年，才出台《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而路县故城遗址2016年在考古勘探中被发现；在2017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就着手将路县故城文物保护纳入城市副中心建设整体规划；2019年便开始落实《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2020年2月17日，北京市《2020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工方案》指出，在加强老城整体保护，修复历史文脉和胡同肌理同时，也要重点推进箭扣长城三期修缮工程、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考虑到科技、环境等条件尚未成熟，路县故城遗址的保护、展示手段均为其未来发展留有余地。

（图片来源：《北京规划建设》）

**专家观点**

## 路县故城遗址公园有“新北京”特色

杜金鹏

**杜金鹏**：考古遗产保护专家。中国社科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

汉代都城是什么样子？我们通过对西安、洛阳的汉代都城遗址考古发掘，可大致了解；但对汉代县城是什么样子，却迄今不知。路县故城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绝好机会。

其实，汉代县城遗址遍布各地，而都城仅限西安、洛阳两地。之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对汉代县城所知甚少，主要还是重视不够。

路县故城保存比较完整，考古工作比较充分，文物保护工作比较到位，这就具有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好基础。此外，路县故城遗址恰好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位置，地属北京市新行政办公区。在这“金贵”地段，保留大片土地、保护一座古代县城遗址，体现了对文物前所未有的尊重和爱护，彰显出崭新的“新北京”的建设思想。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北京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过程，联想各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矛盾，就可以看出此次路县遗址保护与展示过程背后的决心和力度。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发现古城址，迅速以遗址公园进行保护，是北京发展史上重要进步！

因此，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不只是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更是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新思路的重要成果。

北京的西南方，人们对它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也从来都不是北京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但是现在，当地却想彻底改变它——

北京丰台南苑地区曾经水系发达、草木丰美，具有“野趣”历史生态风貌特征。图为清代《乾隆皇帝射猎图》描绘的南苑地区画面。

# 丰台重塑文旅形象

厉之昀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但是，游客大多都在城市中心区“打转转”。北京市丰台区位于北京西南方，作为首都中心城区之一，文化特色不凸显，文化形象不鲜明，长期被体验者所忽视。其实，丰台地区自古作为北京城西南陆路交通的咽喉要地，地理位置重要，历史底蕴深厚，具有丰富文化内涵。

根据最新的城市总体规划，丰台区应建设成为“历史文化和绿色生态引领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区”。因此，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与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进行了历史文化脉络的总体梳理分析。

历史上的丰台地区是啥样？其实充满活力与“烟火气”。长辛店地区车水马龙，酒肆林立；南苑周边梨园歌舞、游艺竞技。丰台区现有113处不可移动文物、1处历史文化保护区、3处地下文化埋藏区以及4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各类工业遗产。

然而，由于长期缺乏对区域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缺少对文化发展的关注和投入，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未能给丰台带来鲜明的文化形象。卢沟桥上数不清的石狮子、桥畔拂晓西沉的月亮淹没在北京城众多的网红打卡点中。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研究团队对100余处历史文化资源和400余处公共文化资源进行了调研。

北京地铁8号线有一站名为“火箭万源站”。过路乘客大多好奇这特别的命名方式，但少有人知这里是中国航天发祥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所在地。这里不仅孵化出长征系列火箭，更曾研制出新中国的第一枚导弹、第一艘运载火箭。

自周秦以来，丰台的长辛店、卢沟桥地区就一直是北京西南陆路交通的咽喉要地。今天的丰台区，同样是名副其实的北京门户。不仅坐拥北京西站、北京南站，还有即将建成的新铁路丰台站与计划建设的大兴机场丽泽航站楼。

通过研究发现，丰台不仅是以往人们知晓的北京建都起源见证地、红色革命文化传承地、古今重要交通汇聚地，还是古都生态文化涵养地、中国航天事业孕育地、民间节庆习俗集聚地、传统戏曲文化传播地、特色花卉培育观赏地。

这些文化特色资源都能对应相对集中具体的分布地域：北京建都起源见证地这一特色的相关历史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丽泽、太平桥、右安门区域，与金中都相关的有水关遗址、都城遗迹、莲花池水系等资源；而丰台作为民间节庆习俗集聚地的特色资源更为丰富，在王佐地区、长辛店卢沟桥区域、草桥区域等都有体现，还包含了部分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重塑文化形象的丰台地区，　将变成什么样？

为恢复“南苑秋风”历史景观及古都生态文化涵养地文化特色，南苑地区有可能出现森林湿地公园。未来，南中轴-南苑文化板块将规划形成以建设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为核心的“一轴多园、北城南苑”总体空间布局。2020年将完成启动区1308亩的建设。

卢沟桥-宛平城-长辛店文化板块是历史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传承地的资源汇集区，目前正在规划建设卢沟桥国家文化公园。“长辛槐荫”景观区域以长辛店老镇为核心，结合长辛店二七大罢工旧址，体现长辛店老街的国槐连荫特色景观。在长辛店老镇有机更新与二七厂工业遗产提升改造的共同作用下，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老字号保护传承，有望恢复长辛店老镇“客有常来，店要常新”的热闹景象。

北京二七机车厂第一批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北京二七机车厂是中国早期的铁路工厂之一，是北京市第一台蒸汽机车建设型5321号和新中国第一台建设型600马力电传动内燃机车的生产地。图为新出厂的GMC-96B型钢轨打磨车。

（图片来源：**中车北京二七机车有限公司网站**）

春天来了。复工在即。各地博物馆也要重现热闹景象了。

近日，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在官方微博上推出一组精美的创意图片。馆藏的文物“活”了起来，讲述起了自己的“防疫小妙招”。

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市中心（**下图**），这里考古发掘出从秦代到民国十几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建筑遗迹，其中包括两千多年前秦汉时期建都番禺的南越国和一千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建都广州的南汉国两个王朝的宫苑遗迹。南越王宫博物馆已成为展示广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地标。

“洗白白，洗白白，去除病菌身体好。”——南越陶鸠如是“说”

## 复工啦！

## 看文物版的“防护指南”

徐 莹

这件陶鸠是南越国时期的文物，颜色偏白，长10厘米，通高6.5厘米，腹底部有一圆孔，用于安插木杖，是老人家拐杖上的抓手和装饰。鸠鸟在古代象征长寿。汉代是一个尊老敬老的年代，长幼之间重视礼法，法律规定老人家满一定年龄，国家就给他们颁发鸠杖，以示他们尊敬的身份。

这件铜俑是在南越王宫中发现的，残高12.5厘米，剩下头部和身体上部，以及向上举起的双手。铜俑铸造了一位微笑的、健壮的男性形象，同时双手举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在的健身运动。

在南汉国三号宫殿遗迹中，考古人员发现一件重达2吨的巨型柱础石。这件柱础石用整块石灰岩雕凿而成，下层底座宽1.2米，上层覆盆雕刻16只昂首挺立、雄健威武的狮子。如此巨大而华美的柱础石为国内仅见，也反映了当时南汉宫殿建造之精美、豪华。

（本文图片来源：**南越王宫博物馆**）